



黃姚石橋 (攝影)劉金漢

我所接觸的美國政要

張穎



卡特總統

卡特一九七七年當選為美國總統，在這段時間內，中美關係有較好的發展，一九七九年中美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就在卡特的任上。

我正式認識卡特夫婦是一九八三年，那時他已卸任。此前他與章文晉已經比較熟悉了。一九八三年我們首次去西部訪問。在洛杉磯遇見了卡特。在阿門森夫人的宴會上，見到卡特夫婦和石油大王海默，那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聚會，阿門森夫人為我們在洛杉磯安排了有趣的節目，卡特夫婦也常來參加。

我記得卡特喜歡音樂和藝術，有一次他到東部來公幹，特別邀請我們在林肯大劇院觀賞了一次現代芭蕾舞的演出，而且生動地為我們講解了現代舞姿；另外一次是在華盛頓肯尼迪大劇院邀請我們聽交響音樂會。他們是一對快樂的夫婦，也是一對平民化的夫婦，為人快樂、平和、重情誼，給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之二)



卡特總統與章文晉大使



希拉里與父親

祖丁遠

一般中國人都知道克林頓·希拉里，她是原美國第一夫人，在比爾·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的八年中，希拉里跟隨丈夫一起訪問過中國，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一九九五年，她作為第一夫人，因在北京召開的聯合國婦女大會上發表有關婦女的人權講話而出名。她後來在回憶錄中也有這方面的記述。回憶錄不僅詳盡地寫了白宮生活的真實情景，也回憶了她的童年和學校生涯，其中就有她與父親的故事，讀來耐人尋味。

希拉里擔任新當選總統奧巴馬政府的國務卿後，最近又被選為二〇〇八年度美國「最受敬佩女性」。

筆者讀過希拉里的回憶錄，對她童年時，父親與她的幾件小故事很感興趣，印象極其深刻，寫在

這裡與讀者共享。第一個故事，小希拉里刷牙後如果忘記擦上牙膏的蓋子，父親就會把牙膏蓋從盥洗室的窗口扔出去，再命令女兒從窗外的矮樹叢裡把它撿回來蓋好，即使大雪紛飛也不手軟。第二個故事，希拉里家裡並不貧窮，但是她的父母從不給她零用錢，鄰居孩子都能定期從父母那裡拿零用錢，但希拉里的零用錢只能靠給鄰居帶小孩，在託兒所幹活自己去掙。第三個故事，希拉里讀書成績優秀，除了一門功課得「B」，其餘的為「A」等，父親卻說這是試題太簡單，還問她為什麼那個「B」不能是「A」？第四個故事，父親還親自教希拉里打棒球、玩紙牌遊戲，還帶她去湖邊垂釣……其實，像希拉里這樣的父親算不算好父親？在中國肯定有爭議。可希拉里在回憶錄中寫道：「父

叩訪安豐明清古街

黃東成



給後人更多想像空間。其實，古鎮，老街，不少地方都有，且都大有可為。安豐吸引我們眼球的，是街兩邊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築群。這裡的許多民居至少都有百年以上歷史。那高高低低的灰牆，連接著青瓦抹縫的牆，使老街道向久遠年代深處的記憶。一位老人指著已住過四代人的木結構房屋說，他家的房子是明末清初的建築。門板上雕刻著「暗八仙」，廂屋木門上還有鄭板橋手書對聯：「一簾春雨亂兒孫，滿架秋風扇落花」；屋樑上鑲嵌著一朵雕工精美的木花，據悉這在江南也很少見。老街上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的古民居建築遺存近二十處，保存這麼完好的古建築群，即使在全國也十處罕見。

時下，媒體流行一個極為時尚的詞：申遺。即申報民族歷史文化遺產。各地但凡有古跡遺址、古代建築、古俗民風或名人故居，幾乎都申遺。即使沒有任何古跡古蹟的地方，也要想方設法造出個古跡來，爭取申遺。目前申遺競爭異常激烈，一個目的，是爭取申遺成功後，或某古蹟申遺成功後，發展旅遊。奇怪的是，有些真正有古代遺存的地方，卻沒有申遺的動靜。

歷史的滄桑重重疊疊，踏在老街上石板上的足音，彷彿一闖古典詩詞悠揚的尾韻。今天，安豐早已今非昔比。古鎮已是奔小康的現代城鎮。被評為內地十強之一的東台市是蘇北唯一的縣級中等城市，可以想見其經濟發展的速度。安豐是東台市最大的一個鎮，屢被評為江蘇省重點中心鎮、江蘇省文明鎮、江蘇省科技示範鎮、江蘇省新型示範鎮。儘管如此，在城市化進程中依然能保留著一條古鎮的明清古街，殊為不易。

兩尊牛雕塑

劉慶元



政府門前的小廣場，算起來我已三次光顧這裡了。拓荒牛由國內著名畫家劉漢設計，著名雕塑家潘鶴創作，兩頭牛用粗色粗石料雕成，碩大健壯雄姿勃勃，雙角如劍雙眸如炬，全身肌肉和四肢緊繃，呈摧枯拉朽奮力掘進之勢，將深圳人腳踏實地迎難而上的開拓意識展現得淋漓盡致。它凸顯改革開放初期深圳建設者堅韌圖成的創業精神和卓越功勳，展現了深圳人「不用揚鞭自奮蹄」的英雄氣概。來深圳的外地遊客總要到這裡走一走，看一看，在它面前撫今追昔、拍照留念。

見到深圳「拓荒牛」，就會想起當年聞名遐邇的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也會想起深圳南山蛇口工業區創始人袁庚為代表的特區第一批開拓者。一九七八年，慘遭「四人幫」冤獄的「三三式」幹部袁庚就任香港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同年向中央建議興辦蛇口工業區，翌年工業區正式掛牌運作，袁庚等人以胼手胝足的艱苦拚搏，「殺出一條血路」，一九八四年元月鄧小平視察深圳時，對袁庚及蛇口工業區的業績讚許有加，袁庚成為深圳「拓荒牛」代表。如今，形神俱佳的拓荒牛雕塑已是深圳特區標誌性城雕，時時激勵深圳人「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創造力和凝聚力。在共體時代抵禦激金融海嘯的今天，學習拓荒牛精神尤有非凡意義！

紐約股票交易所大樓氣勢雄偉，遊人可憑票入內參觀，乘電梯升至一座裝有玻璃欄杆的瞭望橋上，即可俯瞰這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鄧小平在北京將一張上海飛樂音響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作為禮物送給時任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賽，這股股票就擺在交易所陳列室裡供人瞻仰。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上午，江澤民主席訪美時曾參觀紐約證券交易所，並觀看開市鐘聲，交易所董事長理查德·格拉索送給江澤民的禮物是一個象徵市場走勢的牛熊雕塑，江用英語說「祝你們的股市充滿活力牛牛多多」。紐約股票交易所被譽為世界經濟的「晴雨表」，至二〇〇六年已有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中國石化等三十一家中國公司在紐約上市，數量超過日本和德國。

拉薩的兩條路

洋滔



走過拉薩大橋，便是一條寬敞的柏油路，從東到西直通龍德慶，橫貫拉薩古城，名叫江蘇路；在拉薩大橋附近一標誌性建築處，另一條柏油路直通郵電大樓，叫江蘇東路，這兩條路都是江蘇省援建的。

過去，這兩條路是由石子和河沙鋪成的，風吹沙跑，人畜糞臭，垃圾山積；要是汽車馳過，便有一道道黃煙沖起，猶如黃龍飛騰，讓人窒息，上一趟街回來，擤出來的鼻涕半為黃沙……

而今，全變了，我漫步在江蘇路上，陽光從樹葉間隙流瀉下來，遍地星星點點，就像碎了的金子零落地撒在地上。鳥聲，風聲，樹葉的沙沙聲，夾雜著萬籟俱寂的靜謐所產生的欣慰，款款而來，款款而去，來得匆匆，去得匆匆。一道道金光穿過稀疏的樹葉，從頭頂瀉下，泉水般洗刷全身的每一個分子和基因，把身上所有的污穢、醜陋和骯髒一掃而光。綠水青山，草坪樹林，花香鳥語，護欄整齊，柳條拂衣，身心是多麼愉悅，靈魂是多麼純淨……

這是江蘇人民花五千八百萬（其中江蘇東路一千八百萬元）為我們拉薩人民修出來的一條通衢大道。江蘇人民不僅為我們拉薩修路，還援建了市師校培訓中心、黨校教學樓、曲水職教中心、市五中改建、市實驗幼兒園、市婦

幼保健院、市急救中心、市商貿公司等，從一九九五年以來，援助了四點六二億元。拉薩人民不忘江蘇人民的恩情，決心更積極地投入到西部大開發的歷史潮流，把拉薩建設得更加美好，更加文明，更加繁榮，更加富強。

走過江蘇路，拐一個彎，就到了北京路，這是北京的援建項目，先後花了一千九百五十四萬元。北京路像江蘇路一樣，寬敞、明亮、潔淨，氣勢磅礴，蜿蜒向西，人流不斷，格外繁華，路的兩邊，高樓林立，商賈興盛，這條路有著拉薩最時髦最瀟灑的打扮，它向世界展示著自己特有的風姿和魅力。每到夏秋之季，細雨如絲，甜潤似蜜；疾雨如澆，繚繞綠葉，嬉耍樹尖，入眼入心，潤澤詩思，情韻悠遠。一排排松樹柳樹，昂然挺立，英姿颯爽，聽著雨的音樂，抒發自己的情感，搖搖曳曳，塵世不染……

在北京路旁的布達拉宮北側，便是龍王潭公園，北京人民花一千萬元對這個古老的深潭進行了改造。龍王潭深藏在古柳的林蔭深處，水面清悠，微風中，水草隨波盪漾，搖曳曲折，猶如龍鬚擺動，錦鱗閃閃，特富於詩情畫意，潭水被幾處形式古色古香的小橋切割成三片，所以龍王潭就顯得不是很寬敞，小巧玲瓏，澄澈晶瑩，各領風騷。潭中魚蝦成群，來往穿梭，偶受驚嚇，或沉入潭底，或飛近於水草之中，或箭游遠方。白鴨戲水，嘎嘎亂叫，欣喜

追逐，一派歡騰，鬧騰累了，便棲息古枝，梳理羽毛。紅嘴鷗鳥，起落水面，羨慕遊人，情意綿綿，歌聲不斷，濤聲依舊，山光水色，盡在畫中。呵！龍王古潭，浸潤我的詩情，無時無刻不充滿了畫意，成為人們永遠留戀的地方！

北京還援建了北京中學、市職教中心、市廣電中心、市菜籃子工程和民族藝術宮等等，共花了二點二五億元。拉薩的美麗，拉薩的丰采，拉薩的舉世矚目，與北京人民息息相關，血肉相聯，拉薩和北京，相隔千里，近在咫尺，心心相印，攜手共進。

三

根據「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逐步增加造血功能和後勁，以實施基礎設施項目為主，以形象工程為主」的原則，江蘇和北京兩省市和拉薩人民廣開「優勢互補，互惠互惠，合作開發，共同發展」的路子，對拉薩進行了無私的援建，一九九五年以來，一共搞了五十九個項目，其中五十萬元以上的項目三十三個，百萬元以上的項目十五個。

江蘇、北京人民給我們帶來了清新甜蜜的良辰美景，給我們帶來了暢快自由的風光，拉薩年年變新樣，拉薩年年有春燕穿過濃密的林卡、河流草甸和高山海子，傳遞最新最好的消息……明亮的陽光公平地照耀著日光城，照耀著日光城的嶄新模樣、颯爽英姿。我們手捧鮮艷的格桑花，我們揮舞著金色的邦錦花，把這鮮花深情地敬獻給江蘇人民和北京人民！

太遠的距離和太近的心靈丈量不完我們遙遠的思念，我們終身守候的承諾，將會用雙手創造出小康的日子，賦予彼此一片光輝的燦爛。

孔廟出現「梁祝讀書處」

藏寺一瞥

(攝影) 陳柏榮



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傳說，流傳至今已一千多年。其間有關梁山伯祝英台同窗共讀的讀書處，亦多達十餘種說法。其中有一種說法讓人感到尤為不解，那就是梁祝二人曾經在山東曲阜孔廟裡一同秉燭夜讀聖人之書。

這種說法並非民間一般流傳。清評詞《新編東調大雙蝴蝶》中，言之鑿鑿地說梁祝二人是從江南出發，船行早走，一路艱辛地來到魯國，指著找到孔子跟著他讀書。在這個文本中，梁祝與孔子是同一時代人。梁祝二人為聖人嫡傳，所以他們的讀書處出現在孔廟裡也就順理成章了。

民間彈詞中類似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也就是說梁祝曾經一道來到曲阜並在此用功苦讀的說法，早在明代有關文獻中就已見記載。明代散文大家張岱，在其《陶庵夢憶》中，就有這麼一段文字：「已巳至曲阜，謁孔廟……宮牆上有樓聳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駭異之。」

什麼意思呢？據記載，張岱有一次行遊到山東曲阜，在拜謁孔廟的時候，他注意到宮牆上有一樓聳出，而且樓上還懸掛著一塊匾，匾上竟然寫著「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的字樣。張岱感到駭異不已。

張岱為什麼會對這樣一塊匾額感到「駭異」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張岱顯然此前已經聽聞過有關梁山伯祝英台的傳說；不僅聽聞過這一傳說，而且他還深信這樣一個傳說，是與他的家鄉浙江紹興有關的。換言之，在張岱所了解的梁祝傳說中，二人讀書的地方，顯然不會是在山東曲阜，否則不會讓他在看到孔廟這裡出現一處標示著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的牌匾的時候，竟然感到「駭異」。

此外，梁祝這樣一個完全民間的傳說，竟然出現在聖人家廟之中，而且堂堂皇皇之地以匾額銘記之，這樣的「荒唐」，自然是讓張岱這樣見多識廣的讀書人感到匪夷所思。雖然梁祝亦為讀書人，而且所有讀書人皆可謂聖人弟子，但如果梁祝是跟著聖人讀書，那這個民間傳說的緣起時間，大概又要上推六、七百年。

說到民間的傳說以這種荒唐的方式進入到聖人家廟之中，其實，聖人血脈在歷史的風塵中淪落到民間者亦不少見。十九世紀末期，一位中文名叫理雅各的英國傳教士，在香港宣教布道四十餘年之後，返國之前曾專程到聖人家鄉來「拜謁」。

之所以說是「拜謁」，是因為這位傳教士對聖人的思想著述極為尊重，並曾畢其心力，將聖人著述翻譯成英文。不過，讓理雅各沒有想到的是，在離開曲阜時他所僱請的獨輪車夫，竟然就是孔聖人的嫡後。聖人之後竟然作起了車夫，這已經夠讓這位洋「儒」感到吃驚的了。更讓理雅各感到不解的是，這位聖人之後還是一位文盲！在理雅各的孔子知識中，孔子無疑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和啟蒙者，在其身後兩千餘年，他自己的後人竟淪落成為了文盲。

民間的東西，有時候陰差陽錯地登堂入室，出现在了烜赫雍穆的廟宇之上；而廟宇裡的東西，一不小心，也會淪落到民間，成為「我們」身邊極為普通的存在。不過，在這「陰差陽錯」和「一不小心」之間的，是我們對於生活本身的想像與經驗。這樣的想像與經驗，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似乎顯得格外的淡遠。什麼原因呢？不知道。